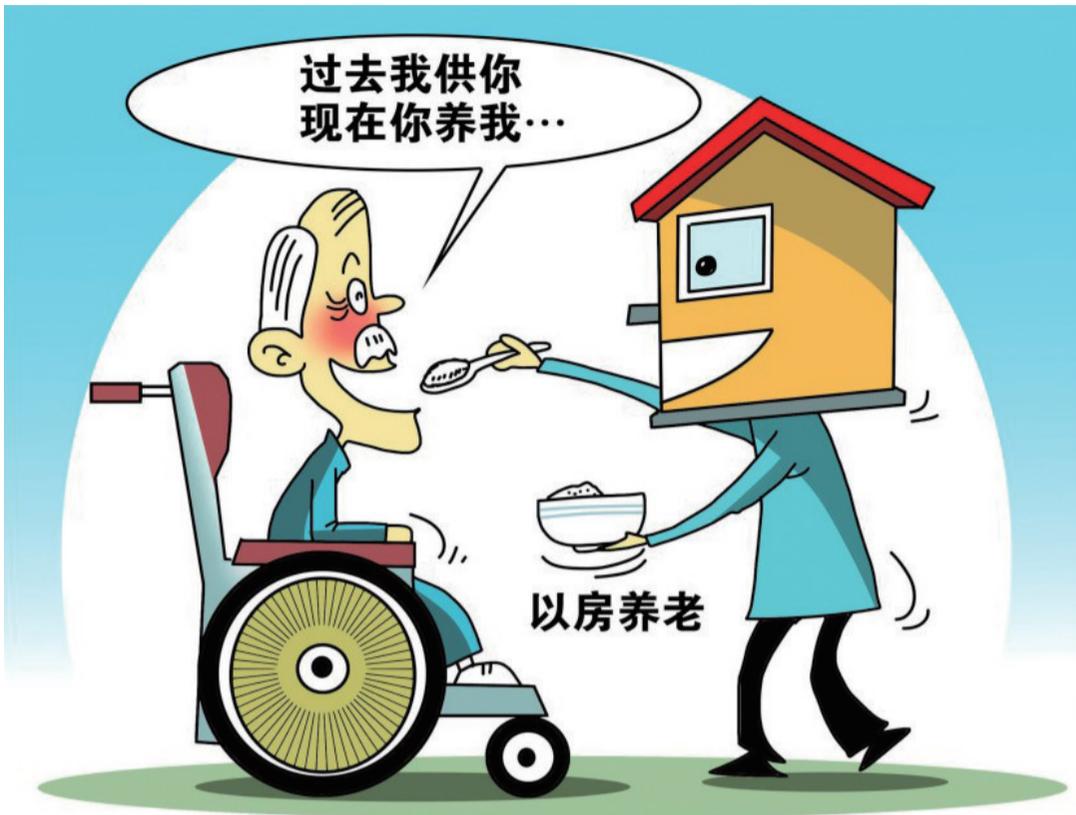


# 中国式以房养老需迈过三道门槛

■苑广阔



远远不够,就目前的现状来看,至少需要迈过以下三道门槛。

首先要过的是“观念关”。在那些观念比较传统的老年人看来,自己辛苦一辈子挣来的一套房,死后却成了别人的,心理上恐怕接受不了。而且,很多老人的子女可能还等着继承父母的这笔“遗产”呢,如果房子最终要归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这些“外人”所有,恐怕会影响到子女和父母的感情。

其次要过的是“政策关”。“以房养老”牵涉到金融业、社会保障、保险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牵涉到房地产评估、产权确定、人的寿命预期等诸多因素。既然以房养老的“倒按揭”模式,涉及如此众多的领域和部门,没有政府机构从中协调关系和打通环节,恐怕很难实施下去。养老问题不仅关系到老年人晚年的生活保障,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关系到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积极承担起这份责任来,为以房养老打开方便之门。

最后要过的是“风险关”。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中长期走势、人均预期寿命等难以预测,对银行来说,正向按揭贷款的风险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小的,而“倒按揭”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不断增大。业内还普遍担心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70年产权”问题——现有房屋的产权只有70年,产权到期后如何处置,依然存在政策盲点。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银行就无法真正在这条道路上走得长远,走得踏实。

作为一种在国外业已成熟的养老模式,“以房养老”能否在国内扎根发芽、惠及百姓,我们心怀着期待。不过,这种“倒按揭”模式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在大规模推行之前,恐怕还需要政府部门和有关各方进行充分的论证和探索。(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 言论观点

光明日报:

继续坚持父辈们的梦想

我们这代人从出生到成长,西方舆论以及当前的一些“公知”们就用片面的信息围墙遮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无法眺望远方。在这堵信息围墙下,被扼杀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被扭曲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和进取心。我们生在这个关键的时代,别无选择,唯有继续坚持父辈们的梦想,去争取实现最终的胜利。

环球时报:

媒体莫忘了监督的最初动机

就媒体控丑闻挖腐败而言,这是媒体社会监督职能的发挥,具有积极意义。但问题在于,有些媒体在热衷挖掘丑闻和腐败时,忘记了媒体发挥社会监督职能的最初动机是为社会改良,从而让途径替代了目的,将丑闻、腐败本身奉为吸引观众眼球的主巢。

解放日报:

不要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

在“舆论一律”甚至“一边倒”中,要敢于做握有真理的少数,发真正有道理的“异质声音”。一方面,我们不允许围攻坚持真理的同志;另一方面,为了真理,为了人民根本利益,我们也不要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甚至要有敢于“反潮流”的品格。

## 晨诵“奥巴马”与“请出”周树人

■徐敏

中小学开学伊始,两条关于“读什么”的新闻令人关注:一条是本学期人教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将鲁迅的《风筝》删除了;另一条是合肥某中学的初中学生,统一在早读课上读起了《奥巴马》,《奥巴马》是一篇开学演讲稿。

重视是需要的,但过度解读似不必要。毫无疑问,鲁迅作品是伟大的,鲁迅精神现在以及将来都是国人的精神食粮。但是,也没必要去纠结中学教材里的鲁迅作品多了几篇少了几篇。传承中华文化经典,与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和优秀思想并不矛盾。奥巴马在开学演讲稿中,用自己艰辛的求学经历告诉孩子们,“教育给你们提供了发现自己才能的机会”,“你的长相、出身、经济条件、家庭氛围都不是疏忽学业和态度恶劣的借口”……这些内容对于中国学生也有很好的励志作用,“拿来”一读,有何不可?

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对待教育的内容必须谨慎慎重。但是,也不必戴着“放大镜”来深究学校教材的更新和课堂读本的选择。与学生在学校读了几篇经典作品相比,更重要的应该是关注和研究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鉴赏力和判断力。现在的学生面临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电影、图书、网络、手机终端等各类载体包含着海量的阅读内容,对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来说,不但要让孩子们接受与积累知识,还要帮助他们学会理性包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当学生拥有良好的文化鉴别力和判断力,就更容易去接受先进文化,也更有能力去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来源:解放日报)

## 时事聚焦

我国将有规划地试点“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计划有望明年一季度出台。13日,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近日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开

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9月14日《新华每日电讯》)

最近几天,清华大学杨燕绥教授提出的“男耕女织式”养老方案,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很多。相比之下,由国务院提出的“以房养老”方案,无疑要靠谱得多,也现实得多。“以房养老”是世界各国流行的一种养老模式,就是房主把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子抵押给保险

公司或银行等商业机构,这些商业机构按照评估得出的房屋价值,按月付给房主养老金,直到房主去世,房子产权归商业机构所有。

在国外,“以房养老”是一种成熟的金融养老方式,但在国内,这种做法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笔者看来,“以房养老”要想本土化,“中国式以房养老”要想取得成功,仅靠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意见》的推动还

## 浙大“心平奖”传递积极信号

■晏扬

在浙江大学今年的教师节典礼上,该校两名教授因长期坚持在本科生教学一线,并受到全校师生的广泛认可,每人获得“浙江大学心平奖奖金”100万元。浙大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介绍,获得百万奖励的老师,是经过学院推荐、学校层层选拔,最后由本科二年级以上学生投票选出来的,旨在以此激发一线教师的工作热情。(9月12日《新京报》)

仅仅因为坚守讲台、书教得好、受到学生欢迎,两名教授就各获得百万元的巨额奖励,这种事情以前闻所未闻,既让人惊讶,又让人心头一喜。在我看来,浙江大学“心平奖”虽然只是个别老师获奖,但它至少传递了两个积极信号。

我曾在大学教书十几年,对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深有感触。虽然各个学校无不强调教学很重要,但教学的重要性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科研成果可以成为晋升职称的筹码,可以成为成名和致富的资本;而一心扑在教学上,除了能赢得学生的好评外,几乎什么都得不到。于是,科研搞得好的老师神气十足,书教得好的老师反倒显得“没本事”,让人瞧不起。

对教师来说是如此,对于高校来说,科研成果是学校的硬实力,是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是校领导的重要政绩,而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得如何,反倒因无从评价因而显得不那么重要。

这种倾向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那就是高校“教书育人”的功能被弱化,高等教育质量大面积滑坡,学生一晃几年根本没学到什么东西,有些研究生甚至连导师的面都难

得一见。进而,很多高校毕业生不能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甚至毕业即失业。

因此,浙江大学“心平奖”传递的第一个积极信号就是:一些高校开始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致力于扭转这种不良倾向,通过重奖来鼓励教师重视教学工作,让一心扑在教学上的老师重新赢得尊严,让高校重新拾起“教书育人”的本职。

实际上,这不仅是对一线教师的尊重和酬谢,而且体现了对学生负责、对教育负责的态度。

100万元可不是小数目,这个奖项的评选不是一件小事情,竞争想必是十分激烈的,说不定还有人想暗箱操作一番。

谁应该获奖呢?浙江大学没有由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而是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学生,让本科二年级以上学生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最好的老师,谁得票多谁就获奖。

是啊,哪个老师的教学水平高,哪个老师最有责任心,谁是学生心目中的良师益友,只有学生们最有发言权,他们投票的结果最为公平公正,也最能让人心服口服。这是“心平奖”传递的第二个积极信号。

这是大学校园里的一次民主演练,是充分尊重学生意愿的体现,这不仅是对一线老师“教书育人”的激励,也是对学生们“主人翁意识”的激励,大学就应该以教学为本、以学生为本。

在某种意义上,浙大“心平奖”传递的这两个积极信号,也许比个别教师受重奖更加令人欣慰。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 不拒乞丐,是管理水平

■周潜之

10年来,杭州图书馆实现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衣衫褴褛的乞丐们。而当图书馆里的乞丐越来越多,开始有市民表示不满。然而,馆长褚树青却说:“我无权拒绝他们来读书,但您有权离开。”据了解,该图书馆对乞丐只有一个要求:洗手。(9月9日中国新闻网)

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图书馆可能是唯一可以消弭与富裕阶层之间在知识获取上鸿沟的重要机构。”尽管随后不断有图书馆站出来,“其实,我们也是不拒绝乞丐的”,但公众真正要看的,还有表态背后的理念与实践基础。

不信,请看下面一则新闻。随着郑州图书馆新馆在8月初开馆,有市民发现,图书馆简直成了少年宫,孩子们大吵大闹,读者不堪其扰。最终,不堪重负的图书馆做出“暂不接待14岁以下孩子入馆”的规定,对抗乱读书环境的“熊孩子”发出禁令。

不过,真相却并不如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有的孩子一字一句地读出声来,有的孩子走神摆弄玩具,一边发出嘟嘟声……一些家长太累,便占据儿童座位,更有甚者竟坐在桌子上……”这是记者在广州市图书馆的见闻。类似的情形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可能大同小异。再有文化修养的一个人,进到这样的图书馆,恐怕也会有“禁止熊孩子”进来的念头。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文化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展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原本冷冷清清的部门,也开始变得门庭若市了。但是,有一个矛盾的问题在

于,公众对于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和自身修养、消化能力之间却存在着矛盾。就像有些人带着随地吐痰、随意刻画的毛病,就开始全世界旅游,感受世界文化了。

公共图书馆理念源于西方,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个外来物。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图书馆要么是个看书学习的地方,要么就是花钱买享受的地方,少有人认识到,进图书馆看书,其实是在参与一种公共生活,要遵守另外一套规则。于是,我们就看到,近两年,面对免费的图书馆,除了有“熊孩子”把它当成游乐场,更有人在里面打牌、睡觉、吹空调。“三馆”免费向更多公众开放本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资源浪费问题,也让管理者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存在开放过度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杭州图书馆,它今天能成为新闻主角,其实,并不是一次“秀”或表态,而是在“开放”理念上有着多年的思考和实践作为基础。2005年,当我还是个报社实习生的时候,为做一篇关于图书馆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就从别人那里听说过褚树青馆长和他的开放图书馆实践。

由此看来,公共图书馆无论是对乞丐的“来者不拒”,还是对“熊孩子”的残忍拒绝,问题的关键不是态度,而是管理水平,是如何应对公众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以及短时间内难以提高的公众素养。否则,即使实现了对所有读者开放,却会引来所有读者的“不满”评价,不仅让服务质量大打折扣,更会影响公共产品发挥作用的效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